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一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為錢塘尉入為崇文院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擢起居郎出使遼還拜中書舍人與弟卞對掌書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劊子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會珪言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改免從法復行差役法京於五日內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諫言其尹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實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州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掃葉山房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除戶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法差雇之弊京言諤以為弊者蓋非今日乃前日之弊前日之弊謂熙寧无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所不忍聞也諤緣是罷諫職文及甫獄起京究治以及甫與邢恕書謂劉摯有大逆不道之謀京鍛鍊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之徒臘馭高位變先帝已成之法廢受遺顧命元臣以翦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姦黨雖已竄逐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幸被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宣仁后殿內臣也惇卞遂欲追廢宣仁后皇太后皇太妃皆爭之哲宗乃已而劉摯梁燾同時死於貶所皆錮其子孫王巖叟



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畿執政矣曾年知樞密院密言下備位  
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殿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皇太后詔令京學士事留不行數日  
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習瓘坐逐京亦出知永興軍徙江寧府頗  
缺缺遷延不之鎮御史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  
明年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崇寧元年改大名府韓忠彥與會  
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修國史鄧洵  
武朋附京進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擢拜  
尚書左丞遂代布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拜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  
寧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悉用其黨爲僚屬取  
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監收每一事輒以

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於此乎出用馮澥錢過之議復廢元祐皇  
后罷貢舉法令郡縣悉放三舍攷選置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  
方之士又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  
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按所齎持或爲緡錢數十萬至變爲  
流丐有赴水及縊死者南開黔中築靖州西收青唐湟川鄯廓  
又取牂牁夜郎地以爲平允從三州而內侍童貫始用事擢領節  
度使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鑄當十大錢小  
民耆利亡命犯法者紛紛章劾子縊以私鑄置之法黥配海島侍  
御史沈畸坐治縵獄失意削官鞫管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亦以上  
書竄海上威福在手道路以目累遷司空封嘉國公子時元祐羣  
臣貶逐死徙畧盡矣京第其罪狀兩等以司馬光爲首指爲元祐  
姦黨請於徽宗而刊諸石寘文德殿門又自書爲豐碑放之天下

初徽宗以日食下詔書言者頗論熙寧紹聖之政於是又籍范杲中以下以爲上書邪等凡名在兩籍者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至近甸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富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徽宗常出玉璣玉卮以視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璣皆石晉時物指以夸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徽宗曰朕此器久以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禮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之不能納忠類如此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懼仆所立姦黨碑罷京爲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封魏國公大觀元年復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南丹州莫氏納土拜太尉徽宗受八寶拜太師三年復以中太一宮使罷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三

掃葉山房

改封楚國公四年彗復出奎婁間御史石公弼與張克公論京罪貶太子少保語在石公弼傳京遂出居杭州復太子少師政和二年復太師召還賜第京師京奏已蒙恩召還而前宰相張商英尚譴遠方臣與商英神宗廟同時遭遇舊人無幾乞放還便識者以京爲不情未幾落致仕令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徙封魯國公初國朝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是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議者已非之矣至京則又作御筆手詔焉京益專政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擬而丐徽宗親書以降出也遠御筆則以違制坐之以壞封駁之制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至有不類上札者而羣下皆莫敢言又更定三公三孤之官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廢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蔡確皆爲王堂後吏不復立

額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疏論之卽貶昭州用故省吏  
魏伯芻提舉權貨務令作泛料關子百萬緡進徽宗大喜持以示  
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待制京又言於  
徽宗以爲內外泉貨所積爲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  
是立明堂鑄九鼎修方澤建道宮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  
爲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回引河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功役  
無慮數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聊生矣石公弼張克公之論京惡  
也京憾之不置徽宗覺之用克公爲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令御  
史察吏部稽違事毛舉細故以爲克公罪徽宗命削侍郎以下官  
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校轉般破產事戶部侍郎陳彥文  
言其詆毀先烈京慮徽宗見公弼姓名必庇之但泛言乞責襄州  
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欲以官室求媚召童貫輩五人諷以

禁中偏側之狀貫輩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  
所五人者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尚於是崇大宮室苑囿  
改建延福宮浸淫及於艮嶽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拜京子攸  
儻偷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儻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人厮  
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尚方賚予無虛日輕舟小輦鳴鑿七幸  
命坐賜酒畧用家人禮京表謝有主婦獻壽請醕而肯從稚子牽  
衣挽留而不却之語殊以爲榮遇焉宣和二年京再致仕居四年  
又起領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老目昏  
不能事事悉決於子條條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威福自恣  
多引其賓客置要官建議劾式貢司於宣和庫括四方之幣空府  
藏所有以實之以爲天子私財超拜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白  
時中李邦彥爲相皆不能堪先白罷條侍讀以撼京京尚未有引

去意徽宗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旨京泣曰上何不容  
京數年必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奏請罪徽宗降  
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攸以太保領樞密院事欽宗卽位諫  
臺論京誤國滔天之罪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軍節度  
副使衡州安置徙韶州又徙儋州其子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儻  
尚武德帝姬以駙馬都尉特免竄換深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而  
平年八十京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雖  
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必見徽宗叩頭求哀無  
復有大臣廉恥事北事之萌也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在行而  
京送之以詩戒其起釁冀事之不成得以自釋也暮年卽家爲府  
諂佞干進者伺候其門輸貨僮伎以得美官者不可勝數綱紀法  
度於是大壞卒爲宗社之禍云弟卞子攸脩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五

蒲葉山房

卞字元度與京同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子妻之張璪薦其  
才召爲國子監直講遷博士除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尋同知諫  
院爲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哲宗卽位除禮部侍郎  
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改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  
五州紹聖初召爲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實錄院修撰拜  
尚書右丞遷左丞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  
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王  
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徽  
宗立御史龔夬諫官陳瓘任伯雨皆論卞過以資政殿學士知江  
寧府伯雨又言惇卞公然誣詆欲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  
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于時言者又論卞懷謖迷國醜正背公  
援近姦回竊據要利已所不喜指爲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

斥流放禍及子孫慘刻之風寢以成俗遂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未幾御史陳次升言哲宗皇帝責任執政卞造朝奏對不迪之以先王之典而迪之以殘忍殺害之事巧計旣行凶讎益熾竊弄威福專報恩讎有譽安石之美者登之顯要有議安石之短者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卽是門下之姦吏更倡迭和相倚爲重毒流天下卞實啓之又諫官張庭堅亦言惇卞盜權先朝爲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提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揚州兄京爲相復資政殿學士召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徽宗卽鄴惶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將對曰王厚可徽宗從之遂復鄴惶童貫除陝西制置使卞奏貫本無所長朝廷乏人何至遂用宦者他日誤邊計者必貫也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逾年

東都事略

卷一百一

六

掃葉山房

知江寧過闕留爲醴泉觀使兼侍讀大觀中除觀文殿學士知壽春府言者論其尊禮妖人張懷素降資政殿學士提舉太清宮俄起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大名府繼知揚州召爲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遷開府儀同三司移鎮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正子修仍當京用事時寅緣僥倖致身侍從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以俟王過王以問左右言其爲蔡承旨子心獨善之及卽位寢有寵遷鴻臚寺丞崇寧三年除祕書郎俄以直祕閣提舉醴泉觀加集英殿修撰明年拜顯謨閣待制進直學士京罷相攸亦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攸爲學士明堂成以攸與討論陞爲大學士遂拜淮康軍節度使徽

宗將斥去京用中書舍人王安中爲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時直宣和殿通籍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問爲父扣頭懇請徽宗乃已徙安中爲翰林學士京復安職其後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爲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執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便辟走趨或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媠諛浪之語妻宋氏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方是時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七

掃葉山房

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爲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謂功業可力致入辭之曰指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是見賜徽宗笑而弗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少傅判燕山府王師入燕以功進少師歸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徽宗欲相之旣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將謀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以授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時中輩在側徽宗躊躇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卽約李綱共爲之議遂定靖康元年攸從徽宗南下言者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敏爲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功贖過徽宗旣還攸降大中大夫提舉明道宮繼貶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欽宗必欲誅之命御史陳述卽所在斬之攸死年五十

翊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大學士欽宗受禪之初正有金  
患翊輒條上陝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欽宗西幸欽宗將以  
爲永興帥會報金破濬州徽宗倉卒南出兄攸忌翊或成功卽託  
徽宗旨請以翊知鎮江府旣而有復辟之謗與攸俱被誅  
臣傅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莽之竊國命也制井田更錢幣造  
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以誑耀其君卒移漢祚京爲相大氏  
亦用此術馴致敵國交侵天下大亂卞造謗興獄誣害忠良以罔  
上欺下攸孽子佞臣誅死宜哉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一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二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爲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選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辨既而諫官秦故相蔡確作詩訕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適通判徐州徙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遷太常少卿擢禮部侍郎哲宗祔廟翰林學士曾肇等議遷宣祖挺之言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爲太祖以順祖而下六廟爲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則遷故神宗卽位則遷順祖哲宗卽位則遷翼祖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二

掃葉山房

上與哲宗皆神考之子則宣祖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清臣是其議議乃定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從之臣無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請先行本朝張知白爲從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願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爲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會甚見西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臨朝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夷狄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入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

神觀使未幾而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諡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兄唐英字次公舉進士爲歸州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英宗時首上書戒上以無顧私親稍擢御史裏行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檣杭行於世商英少受學於唐英中進士第調通川簿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神宗厲精政事廷臣片言悟意者驟見進用商英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而講之則爲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害臣願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不一事復興雖使神謔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筭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穀皋陶典刑益掌山澤契敷五教垂共百工若

東都事略

卷一百一

一

掃葉山房

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靜以終之故曰夫何爲哉今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爲而未行其所以無爲此臣所以拳拳爲陛下道也會臺勤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有詔糾察鞫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爲陛下耳目無使脅遷爲兩府耳目則天下幸甚神宗爲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全府乞出神宗難之降光祿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滂之所業託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更變得爲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

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  
是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爲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爲負國言呂公  
著不當諡正獻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  
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  
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時來之邵爲其子娶蓋氏以蓋漸  
爲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之邵出知蔡州商英移左司  
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害之邵坐謫監襄州  
酒稅起知洪州除江淮荆浙發運使召爲工部侍郎徽宗立除中  
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爲河北路都轉運使爲言者論列落職知  
隨州召爲戶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  
蔡京爲相商英與京在神宗廟爲檢正雅有契好及是同在廟堂  
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爲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三

掃葉山房

爲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  
以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大觀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  
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  
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  
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  
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英爲相  
務更蔡京事而減省用度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  
商英不可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別  
立昭宣使寧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銜之御史中丞張克  
公劾商英陰搆先烈政和元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  
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大夫提舉  
崇福宮復觀文殿學士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

欽宗卽位特贈太保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其進本熙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旣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爲台州推官久之爲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學博士諸王府記室遷侍讀徽宗卽位拜寶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遷尚書初徽宗卽位日食正陽之月詔求直言應詔上書者數十人蔡京爲相忌惡正士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使其腹心之黨攷定之分邪正二等以同己者爲是異己者爲非列置黨籍執中亦言上書邪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四年爲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學生陳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

四

掃葉山房

朝老上書謂陛下卽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姦賊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彼執中何爲者邪是猶以蚊負山也陳瓘著尊堯集有旨來取執中請治其罪鄧洵武蔡薤陰助之瓘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於是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唯張士遜以太傅鄧國公就第徽宗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爲徽宗言之自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出緡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薨年七十四贈太師清源郡王諡曰正獻子正同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舉進士除真定府教授紹聖初爲太學正遷博士徽宗卽位爲大宗正丞擢禮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

試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爲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學士大觀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逾年知院事貴妃正位中宮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政和三年再知院事累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甚度居中在右府每爲徽宗言之至是爲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卽詔起復八年以西師奏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公宣和二年權領樞密院事未幾爲黃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重負主其事時居中爲相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欲快己意爾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二

五

栢葉山房

造事端誠非廟筭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遽興此舉公今若導上棄約復燕無乃不可乎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之多故有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爲多乎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初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公豈不是思乎京曰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伐遼國遼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爲相力主其事欲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旣出撫定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原郡王諡曰文正子修年億年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爲真州教授遷太學博士

徽宗卽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卨獄正夫人對徽宗語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徽宗遂緩其獄擢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邇英遷給事中徽宗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夫曰臣孤遠疵賤荷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陛下今紹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願陳力其間徽宗可之除禮部侍郎彗見詔求直言正夫條時政十餘事大畧重名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鑿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部尚書時顯恭皇后在薨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樂文移倨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觀三年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西行夾錫大錢物價翔躡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卽日罷之徽宗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寬民力命鄭居中爲太宰正夫爲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二

六

掃葉山房

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詩寵之疾作卒于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諡曰文憲自正夫去位王黼爲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自時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偁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之階也自崇觀以來宰秉歸于蔡京挺之雖能知京之姦而莫能誰何商英繼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容是果可以責其相業者哉天下之禍固不自己而作然亂階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彼黼輩同受燕山之變何哉於虜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正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三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譽靄然舉進士為堯饒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承旨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先是西北邊帥辟官或任非其重康國歎曰並塞尤當擇人誠得人邊鄙無患奈何欲私所厚善乎終于位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簡

劉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哲宗時為太常博士國子司業徽宗卽位為衛尉少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闕畧者御史中丞錢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三

掃葉山房

適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逵以適言為非除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書侍郎時蔡京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乘閒抵巇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逵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卽奉行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取為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勤繼述以昭先烈而逵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閒致位輔弼於逵厚矣逵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州秦州起知杭州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官稍遷太

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使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縱陛下將大有爲手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願治之意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罪重爲譴罰則令行而朝廷尊矣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此徽宗以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諤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離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行於唐甚備本朝太祖建隆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有司以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諤言禮記

八月中氣日在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以

東都事略

卷一百三

掃葉山房

禮乎大觀初爲尚書右丞逾月卒贈光祿大夫諡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林攄字彥福福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爲敕令所刪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爲相置講議司辟攄爲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道以攄使河北陞辭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留不遣擢起居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爲請命攄報聘攄至虜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答及辭虜主欲爲夏人求復進築城若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今還之乎虜不勝其忿旣還館給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

曰蕃狗虜主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於是留摠在館三日絕供餉水泉汗不潔以饑渴困辱之既行無燕餞賄使還朝廷不以摠生事爲罪乃除禮部尚書遼人以書言於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召爲開封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顯恭皇后崩徽宗成服舉哀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摠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於事宰臣宗室之喪皇帝持服殿中衛士服紫繡袍今於中官何疑議者非之集英殿賜進士第摠當爐傳有姓甄而呼爲堅名盜而呼爲快者徽宗指曰卿誤邪摠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譴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揚鄆二州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九贈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三

二

摘葉山房

特進摠爲人很懷旣退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責幹吏備償吏訴于朝爲士論所恥靖康元年以摠蔡京死黨追貶爲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爲滄州教授又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召對除右正言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不迫徽宗多聽納遷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爲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日久邊備不修而虜使再至爲羌請地朝廷以備邊委師仁師仁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吏駭然莫知所爲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舉衆十餘萬不日而成其他戰守之具無不備備而人無知之者召爲吏部尚書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爲文簡古有西漢風崇寧初爲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求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與政闕寺無假之權徽宗嘉納之遷侍御史西夏寇邊高永年死於虜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旣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侯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實案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蜀國輕虜旣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戕其支體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徽宗卽曰赦仲武等蒙還遷刑部尚書進戶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爲相御史中丞蔡薨力誅其私事商英丐罷且辨其誣有旨與薨辨蒙曰商英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三

四

掃葉山房

雖有罪宰相也蔡薨雖言官從臣也今使之廷辨豈不有傷國體哉徽宗然之尋出知亳州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于時宋江寇京東蒙上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曰蒙居閒不忘君忠臣也起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彥爲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爲弋陽尉旋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學士遷丞旨不閱旬除尚書左丞逾年遷中書侍郎方是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其不省墳墓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引疾再領宮祠卒年四十九

臣偁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立

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烈爲言  
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  
然者哉烏呼小人之急售其才而耆利不已終以亂天下者自古  
蓋亦多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爲特甚焉于斯時也賢人君子擯廢  
不用甘澹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畧卷一百三終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三

五

掃葉山房



不供甘澹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恭承之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爲特甚焉于斯時也賢人君子擯廢

不用甘澹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百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烈爲言

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為隴干巡檢戰沒以兕為右班殿直  
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為巡檢以功稍遷左藏庫副使夏人舉國入  
寇環慶保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  
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閉出奇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  
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  
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  
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叛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  
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熙河用兵以兕策應攻破河州大酋木征  
聚兵于郎家山兕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  
兵直前兕請先破撒宗城用其言一舉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

東都事畧

卷一百四

掃葉山房

思立之役以功累遷皇城使交趾寇邊師次富良江賊以輕艦度  
兵合戰兕與諸將帥精兵鏖擊之賊不得登者盡擁江中以功領  
雅州刺史蘆南乞弟叛兕以功領忠州團練使俄為環慶路馬步  
軍副總管改鄜延哲宗即位拜東上閣門使移熙河鬼章據洮州  
謀言青唐欲將兵由講珠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兕自河州率兵破  
六通宗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遂洮州之  
援鬼章就擒遷四方館使再移環慶進通州團練使改涇原總管  
移鄜延路卒年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  
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好顏真卿書曰吾慕其人耳弟麟子  
碓石俱仕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寶死事補三班借職稍遷左侍禁王韶取熙河知  
麟材可用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

制詔大會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降羌叛報至詔目麟曰破敵者飲此麟欣然盡卮酒環甲馳去食未竟斬數百級還報詔大喜舉軍盡驚從定岷山又爲諸軍先水征塞河州路攻香子城急命麟往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谷瓊欲速進麟曰此險疑有伏吾固緩以圖之遠前必墮計中瓊不聽勉與俱入伏果發瓊遂戰沒麟獨格殺數十人身被數創督戰益急士益用命卒解香子城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李憲討鬼章以功遷皇城使從復洮州擢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德順軍以師援李憲兵爲前軍兵十餘萬鋒銳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鋒必濟卽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衆聞歡趨麟度憲不遠鼓而出戰方酣大軍奮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爲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改環慶路王師問罪

東都事畧

卷一百四

一

掃葉山房

西夏麟與劉昌祚皆爲涇原行營總管聽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爲諸道先數日遵裕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以涇原兵爲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卒全師而還是役也涇原軍人爲前出爲殿戰嘗爲最而麟實將之諸將得罪例降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與昌祚有隙凡軍事輒沮止以故不濟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朝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以此多之復爲涇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功復故官爲副總管時夏人請蘭會之地麟奏書以爲夏人逐其君王師是征今乘當不廢卽爲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平而夏人兵壓

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擊之賊遁去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留後紹聖中出師涇原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六十八贈太尉麟風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語喜司馬兵法爲將沈毅多奇策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樂爲之用事兄兇盡禮兄弟並立功聲蓋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郭逵帥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爲鄜延路經畧司准備差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章綽帥太原築石門峽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聽命於綽以總管王文振爲統制以可適爲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坑谷

東都事畧

卷一百四

二

掃葉出房

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節制奪十三官而罷綽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差統將鬼名阿埋監軍昧勒都道皆西夏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牧爲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銜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三千餘人箠所得十餘萬計其地卽天都山也可適請以秋葦川爲砦南牟爲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累遷明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據靈州徽宗召問可適可適曰易取難守計當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吾藩籬已固委輸無阻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淮康軍節度使召爲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年六十一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爲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內殿

承制元豐中大合五道兵趨靈武成將涇原選鋒賊守漫陟隘以拒王師成出奇奮擊之至靈武有番酋乘馬馳突統制劉昌祚曰孰能爲我取此虜乎成卽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奇之爲涇原第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粲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虜旣失地利乃縱兵圍城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勦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卽帳中擒其大酋鬼名阿理昧勒都道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疎財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補官數從軍與吐

東都事畧

卷一百四

四

掃葉山房

蕃力戰有功積官至禮賓使爲涇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聖若主帥謀知舉事曰檄仲武會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賊不來卽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不悅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遷皇城使熙河路兵馬都監收復湟州除東上閣門使知河州李忠與骨延戰不利吐蕃爲王趙懷德及狼阿章聚衆數萬勢張甚仲武禦之與賊相持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迫之伏發大敗其衆斬三千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收復西寧州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移知湟州復還河州趙懷德狼阿章果來降遷榮州防禦使嗣高永年征西涼賊遽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之免赴貶所未幾爲西寧都護童

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偽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  
接境仲武詣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  
若降可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具  
若稟命待報則失機會奈何貫許以便宜臧征僕哥果欲降丐一  
子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度河挈僞降王  
以歸貫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徽宗遣使持金醜  
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醜授仲武召對徽宗  
曰高宗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  
謝問幾子曰九子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爲閣門祗候復知西寧州  
移涇州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功累遷  
保靜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熙河涇原都統制夏人寇震武仲  
武却之除瀘州軍節度使以老請祠提舉明道宮未幾再帥熙河

東都事畧

卷一百四

五

掃葉山房

錡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熙河四遷爲三班  
借職姚麟嘗與虜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水可活有泉近虜營  
隆潛往納衣泉中賊覺隆急持濡衣且戰得歸裂取水以飲麟  
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兵應鬼章  
隆率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與夏人戰平  
夏川功爲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隆將前軍擊賊賊走  
保三城逐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  
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賊解召見徽宗  
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隆論燕雲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  
與此賞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祿以敗祖宗百餘年之盟好

乎異時豐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邊將劉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經營燕雲以問延壽延壽以可伐不可守可守不可久矧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息之隆與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懾伏悉籍其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之虜大潰遂城鎮武遷温州防禦使爲馬步軍副總管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鄆城人也以蔭補三班奉職爲河北副將累轉內殿崇班知岢嵐軍稍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轉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遷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攻契丹童貫帥師巡邊至高陽關召詵問以計策乃言

東都事略

卷一百四

六

尋業山房

南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餘年今師出無名宜按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愕然乃命詵兼統制副帥道詵還瓦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世人虜境而敗詵勸師道斬可世以徇師道不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亂兵閒逾宿人雄州虜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詵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詔貫班師會耶律淳死肅太后立朝廷復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詵初議不戰獨不赦還後數月肅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恟恟有謀棄燕者徽宗於是思詵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畧卷一百五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爲越王等宮大小學教授召對除王府記室徽宗卽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爲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目錄各爲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臣修正史謂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時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議以沮新政徽宗一日與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彥如何勣曰陛下得人矣忠彥入相紹聖黨與以次斥去惟蔡京結宦寺爲助徽宗未有逐京意命勣與京校正五朝寶訓勣恥與京同職力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擗葉山房

辭因奏曰京姦惡也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亂陛下不可不察會諫官陳瓘任伯雨等論京罪京始去除給事中爲翰林學士上疏言六事一日時要二日任賢三日求諫四日選用五日破朋黨六日明功罪以指陳當時之弊時議者謂熙豐法行之歲久當稍修補其弊以便民會布初以爲然已而乃言熙豐萬世之法不可改力陳紹述之說徽宗以問勣勣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徽宗曰然勣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棄湟州何如勣曰棄不毛之地以省歲用億萬計誠便也勣因曰願陛下自今無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利徽宗以爲然以母喪免服除以蔡京不悅提舉靈仙觀入元祐黨籍久之知江寧府太平州召問徽宗問曰卿久于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勣曰事

固未易勝言惟茶鹽法爲最苦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十百爲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而爲盜則可憂舊法官權鹽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賈人沿邊入中糧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壞又綱運般米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搬鹽則米綱亦壞徽宗曰爲國用不足故也勤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徽宗稱善欲留勤勤不可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始勤與何執中俱爲王府記室勤獨挺挺守正執中有愧焉不至大用天下惜之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也舉進士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知臨安縣召爲監察御史會詔進士習律師錫言方今以經術造士不當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淮陽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建言銓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一

掃葉山房

法用舉者遷陞而監司刺史歲有定額今請託者類多益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限約均所不及以廣人才將領有苛慘失士心者因大閱羣卒謹課將吏相視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按閱如初推爲首者致之法劾其將削籍人皆歎服而密院以事不先啓罷知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卽位召爲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爲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涇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官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

十九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也舉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連水丞知廣德縣爲宗正寺主簿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公弼言赦今剛定官寺監丞簿皆執政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願盡罷

之以通寒雋之路大觀初除右正言遷左司諫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請絹覺既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公弼謂矯稱詔旨恐前後詐冒非一汝楫而已由是經由僉書者並置其罪遷侍御史時大名有強寇吏不以聞公弼劾監司欺隱之罪又論蘇杭造作局上供之盛差舩役夫騷擾之弊除太常少卿起居郎遷御史中丞蔡京以公弼不附己也忌之奏曰國朝未有由左史除中司者徽宗曰公弼豈不爲御史乎於是京引公弼族弟娶其妻之嫉欲以親嫌罷之徽宗曰外戚疎親何用避也公弼首論人臣黨同伐異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眊伺隱若仇讎非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朝廷罔公上者臣爲執法當爲陛下擊之與諫議大夫張克公交疏論蔡京罪惡以爲京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二

栢葉山房

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爲有餘皆出誕謾務夸大以興事肆爲騷擾援引小人以爲朋黨假借嫺嫺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舩濟運華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門號朝京致嫉悞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其意非天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爲哉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京罷相以三師就第公弼論列不已京遂致仕公弼亦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移襄州改述古殿直學士京再相戶部侍郎陳彥文

言公弼奏襄州牙校轉般損壞官物破蕩家業為詆毀先烈京恐  
徽宗知公弼姓名止云襄州官吏乞寫責遂為秀州團練副使台  
州安置未幾以皇太子赦提舉崇道觀卒年五十五公弼始名公  
輔後賜今名

張克公字介仲耆之曾孫也舉進士大觀初擢監察御史遷殿中  
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因星變與石公弼交疏蔡京罪惡  
京遂致仕政和初為兵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張商英十罪商英  
罷相二年為吏部尚書兼侍講卒贈資政殿學士克公敢言事無  
所回避既論罷蔡京京復相克公屢求去而徽宗不許京忌之復  
不得進為尚書者凡七年

黃葆光字元暉歙州黟縣人也少孤刻志於學崇寧初以朝廷遣  
使航海撫諭高麗使副辟之以行補官調齊州司理參軍近臣薦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四

精業山房

其材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又遷監察御史左司諫言事切直  
俄為符寶郎擢侍御史會歸遼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窺進  
用命以祕書丞葆光上疏論五不可大畧謂良嗣以凶黠忿驚之  
資犯夷虜不原之罪亡命沙漠免死而已妄作平夷等書萬一語  
泄致生嫌疑為患不細祕書省圖書之府以醜虜為之有累國體  
時三省密院吏員猥雜葆光言非元豐舊制今奉入則越從班品  
秩則幾執政輕蔑名器蠹耗國用無敢誰何吏強官弱未有如此  
徽宗嘉納之於是非元豐法所載一切罷去省太農太府之費月  
計數萬又言承平日久人心易侈比年朝廷每有施設率以稱職  
加轉乞凡酬獎減年之類並依格令又言中外不知遵守成憲任  
情曲法一有奏請率引例破條或直行陳乞遂其所欲則恩歸私  
室否則怨歸公上玩習既久人無忌憚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剛健者君之德也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也而其分不可  
亢苟自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  
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徽宗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置  
兼局稟給無度葆光屢論其弊徽宗命蔡京裁定京專恣乃陽請  
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朝論果沸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  
七員檢討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無一二可以裁定上  
副明天子之意邪他日因入對徽宗以旱乾爲念葆光退而上疏  
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而憂勤祇懔檢身致治無所不  
至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臣嘗仰觀天意俯  
察人言旁攷古今君臣相與之際求其所以致陰陽之變者然後  
喟然歎曰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  
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五

掃葉山房

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樸以先天下師臣蔡京侈大過制非  
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爲心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陛下  
隨宜損益追崇先烈京彊悍自尊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  
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  
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罷知立山縣未幾卽昭  
州安置宣和中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主管太平觀知處州進直  
祕閣卒年五十八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爲文切理不爲  
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  
云

崔鷗字德符潁州陽翟人也舉進士爲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  
徽宗以日食下詔求直言鷗上書以爲陛下有忠不能明有邪不  
能去此陛下之闕失也臣竊怪陛下左右之臣有指元祐之臣以

爲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故宰相司馬光陛下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光歷事四朝以忠信直諒聞於華夏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是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者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特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號之以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夫曰者陽也爲君爲君子食之者陰也爲臣爲小人曰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徽宗竄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東都事畧

卷一百五

掃葉山房

蔡京得政條列元符上書人分正分邪各有三等取同己者爲正異己者爲邪鷗入邪等停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以病免歸始居汝州之邨城閉門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朝廷悟其賢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卽位徙右正言卽上章乞斬蔡京以謝天下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諫議大夫馮澥上章言事鷗論其失曰澥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除去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子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又曰崇觀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

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自蔡  
京用事以軍伍之法馭士人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居其  
閒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於斯時也博士先生  
其敢誚王氏之學乎解之欺罔於是可見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  
隱矣累章極論一時翕然推重會以疾求致仕乃以直龍圖閣提  
舉崇福宮未及拜而卒鷗有古學爲文雄深作詩清峭學者稱之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五終  
宣和殿學士提舉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爲人有口辨才疎雋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舉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薦之除祕書郎進符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寔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得其助已也擢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歲俄兼侍讀入翰林爲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甚怒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爲黼罪已而班直禁衛賚賜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卽詣殿揭榜期以某月某日皆相顧散去京計不行還爲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爲黼進承旨丁父憂闋五月起爲宣和殿學士提舉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掃葉山房

上清寶錄宮錫第在昭德坊旁卽許將宅黼倚中人强奪之子弟出怨言白晝逐之使去聞者爲之不平復爲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年除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旣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鑿筭學減橫行遷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旣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徽猷閣侍制鄧之綱妾有美色因過外舍黼使人謗而奪之反以爲之綱罪竄諸嶺南朝士畏之側目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屬以落之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爲事御史中丞陳過庭初拜職事上言乞盡罷冗官以御前使喚爲名者京西轉運使張汝霖乞

罷進西京華果黼上章劾之兩人皆以散官徙遠郡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陷破六州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如此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復我有也黼銳於成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復以關密院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謂之免夫錢凡得錢六百二十萬億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得支郡卽率百寮詣文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一

掃葉山房

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黼以爲帝王盛德大業宜表出以示萬世固乞上尊號徽宗曰此神宗皇帝所不敢受也却不許初黼旣得國秉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近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宰之屬皆責以供辦於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鉛松怪石珍禽奇獸美鏤和寶明珠大貝通犀琴瑟絕域之異充於內圃異國之珍布於外宮凡入目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率歸於應奉奪漕輓之卒以爲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爲俳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容時欽宗在東宮鄆王楷有寵遂有奪適之意欽宗長子諶先已封崇國公黼言於欽宗以爲皇孫不可以同皇子召宮臣耿南仲至第令代東官奏辭諶官蓋黼欲以是撼東官也徽宗待遇

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爲得賢治定爲書載康堂寵光亭  
以下凡七榜有玉芝產堂杜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  
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爲恩府先生徽宗過  
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  
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欽宗卽位貶爲崇信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開封尹聶山與黼有宿怨黼至雍邱之  
輔固村爲盜所殺山取其首以獻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  
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本以何執中汲引及居言責卽  
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欲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  
遭時得君承京之後其爲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外徇童貫  
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子闕孚尙孚職至待制修撰後  
亦削籍家徙于吳云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二

掃葉山房

朱勔平江人也父冲本閭賤微家貧落魄庸於人梗悍不馴氏  
罪至徒因亡之旁縣乞貸以求活遇異人以異鐵數條方書一編  
授之曰毋久客此將歸大而家冲還里中視故鐵有光鬻之乃金  
也以其貲按所授方設肆市藥未幾遠近翕然稱之買者輻輳家  
遂爲富修蒔園區結游客譽者亦廣始蔡京居錢塘過吳欲建經  
藏於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誘之才兩月而成京陰器其能及召還  
冲謁道左丐以勔從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華石於是薦之命以官  
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  
之後歲歲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貢不過五七品童貫握兵京以  
勔託使階邊功以升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艦相繼號曰  
華石綱凡延福宮良嶽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不及也累  
遷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爲

囊中物每一發取輒數十百萬外計所蓄雖封椿禁錢無問名色悉取之監司徐鑄王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空竭縣官經常以爲應奉類以億巨萬計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民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華一木曾經黃封護視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木奇卉者指爲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與此役中人之家悉破產至賣鬻妻子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遏截諸道運綱旁羅買舟舟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檣日夜不絕篙工拖師陵轍郡縣人以目相謂不敢誰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蔡京始患苦之言於徽宗願抑其太甚徽宗亦病其擾乃禁用糧綱嚴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蒙人園囿凡十餘事獨留醜與蔡攸聽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醜小戢不兩歲愈甚於初吳民不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四

掃葉山房

聊生矣方臘起以誅勅爲名諸郡響應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華石進奉綱徽宗亦黜勅父子弟姪之在職者民大悅寇平勅仍得志怙權恃勢父子各立門戶聲焰熏灼賄賂紛紜成市袁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躡進至侍從者袂相屬也有不附已卽旋踵罷去時謂東南爲小朝廷徽宗末年陰約閹寺之姦稍誅數人以殺其勢勅因得入其訾力排梁師成寔爲徽宗所親倚出入禁闈進見不避嬪御伐燕之役謂勅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前後榮結固寵二十年鬻恩毀法昔所未有卽私室建神霄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又託輓舟募兵數千擁以自衛第舍擬宮省名園別墅甲吳郡服膳器用逼王食而華綴過之輿臺賤隸腰金累使者充牣其門子汝賢汝功姪汝楫汝舟皆擢承宣觀察使汝翼直龍

圖閣天下爲之扼腕欽宗卽位削其官放歸田里旣而羈管循州籍其家尋賜死子孫徙湖南與勔同時有李彥者亦以恩倖積官至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宣和閒嘗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所至州郡偃坐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凶焰如此奪民常產重斂租課官吏無敢違忤當時謂勔結怨於東南彥結怨於西北云欽宗卽位暴其罪賜死仍籍其家

臣侂曰天下之禍未有不由小人而成者也觀王黼以奇技淫巧爲身謀朱勔專以華石爲享上小人諛國之罪擢其髮不足以數也然亦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於虜華清盛而羯胡起華陽成而敵難興由古迄今致亂召寇若出一軌可不痛哉方京師之失守也蜀僧祖秀嘗親視所謂華陽宮者記其事云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獄於禁城之東詔閩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五

掃葉山房

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觥觸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蟬奇盡怪輔以蟠木瘦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旋幹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巔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蠹工蠲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地爲谿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覈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閒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嶽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閒從而設險曰丁嶺又得頰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坡徙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

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劉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峴從良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央榱椽窗楹皆以馬腦石閒之其地琢爲龍礎景龍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二園西則溯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

東都事畧

卷二百六

六

掃葉山房

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畧亡隙地又於舊地作埜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開雁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氏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侯居道之中束石爲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陬其餘石若羣臣入侍幃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僕取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棊列星布並

與賜名唯神運峯前羣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  
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峯其畧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玉龍萬  
壽老松棲霞捫參衙曰吐月排雲衝斗靄門月窟蹲螭坐師堆青  
凝碧金鼉玉龜壘翠獨秀棲煙韞雲風門靄穴玉秀玉竇銳雲巢  
鳳雕琢渾成登封曰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荆雲瑞靄溜玉噴玉  
蘊玉琢玉積玉墨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麟立津浹者曰舞仙  
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嶂小峯而附于池上者  
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  
滴翠巖搏雲嶂積雪嶺其閒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  
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眾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  
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寘于萼綠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  
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善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朱勛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六

七

栢葉山房

父子也善理百工之蠲蕪辨九州之珍產者閩人梁師成也奉人  
君之耆好忽天下之安危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大梁破都人相與排牆避敵于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邱壑  
林塘粲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  
驚歎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游華陽宮而  
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為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  
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官室臺榭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  
山艮嶽以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  
色取禍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為先  
誠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閱官中物有寶裝  
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銀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  
創業之君所諱也於序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

階三尺芽莖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敵國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觀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畧作華陽宮記云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六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七

列傳九十

种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也年二十以伯父諤蔭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官諤死故吏徐勳盜印而補入官事覺詔御史問狀勳引諤子朴爲證師道馳至京師上書曰朴斬然哀疚豈復有此儻不獲免似爲夏人報仇神宗卽日赦朴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爲屬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有滑吏訟田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邪吏遂服罪累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坐嘗議役法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懷德軍道初名建中避年號改爲師極詔賜今名夏國議畫界以故地爲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掃葉山房

請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徽宗召問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童貫議欲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爲西邊所招之數徽宗以問師道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追擾先及矣徽宗然之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夏人侵近邊軍築佛口谷爲城率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富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爲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滑州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草平方庀工而賊盆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于河澚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臧底城期以

一旬必克旣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牀詰齟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衆股粟旣而登城卽潰去以功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沓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謀伐燕命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師出無名何以成事不聽旣過白溝遼人軍容甚整詎而前王師多傷貫亟召軍還遼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強暴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從矣救災恤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貫不能對麾使去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一

掃葉山房

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可聽密劾其助賊沮軍宰相王黼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果敗績徽宗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拜師道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兵食師道聞命卽東遇姚平仲以步騎三千戍燕遂與之俱北至洛陽而幹離不已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盍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知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矣欽宗聞其至喜甚旣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欽宗曰今日之事卿之意如何師道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女真可謂不知兵矣欽宗曰吾業已講好矣奈何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姚平仲爲都統

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金使王內素頤頤方入對見師道拜跪稍加禮欽宗顧師道笑曰彼爲卿故也自金師度河京城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金卒有過統制馬忠軍前者忠斬其人金人誅于朝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會平仲之父古以昭慶軍節度使帥熙河領兵入援欽宗方倚師道以謀國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且遣使人往諭金以三鎮係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見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而姚平仲恐功名之會歸於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欽宗李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二一

掃葉山房

綱主其議令城外兵馬緩急聽平仲節制師道言不見用平仲常從童貫平方臘有功爲貫所抑欽宗以其驍勇許以成功授節度使平仲議欲夜叩金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欽宗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乃可擊矣是時相距纔八日蓋師道遲其弟師中之至也欽宗以其緩乃從平仲率步騎萬人入劫今若平仲之未發也金人已知之先事設備故反爲所敗詔罷綱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再擊可也議者難之會太學生譟于闕下請復綱師道位欽宗屈勉從之綱復執政而師道實未嘗去位也金退師道始罷爲中太一宮使於是御史中丞許翰上疏以爲不當解師道兵柄欽宗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難詔許咨訪所疑願公毋以書生不知兵論以至計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

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砦控守要地使之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爪牙虎臣頓之散地非計也未幾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復爲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師道請合關中兩河卒屯於滄衛孟滑豫爲防秋計朝計以大敵甫退不宜勞民以示弱格不用旣而弟師中戰死於榆次姚古敗於盤陀朝廷震悚召師道還不復有委用意太原失守又遣李綱巡邊次河陽王洵來自燕師道揣金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卒於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閱月金再圍京師比城克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始師道勸欽宗乘其度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故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後贈少保諡曰中憲弟師中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四

掃葉出房

師中字端孺以功累擢至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房州觀察使知邠州徙知慶陽府燕山之役爲副都總管初幹离不之圍京師也朝廷議割三鎮與和質肅王樞及宰相張邦昌以行幹离不師還抵中山河閒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卽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州亦然而黏罕南克隆德詔師道及姚古師中往援三鎮以師道爲河北宣撫使古爲河東制置使師中副之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人之兵圍之悉破諸縣城欲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古進師復隆德成勝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陞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敗將歸告于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

詔書以逗留切責師中師中曰逗留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豈不知之而思以此爲罪乎慨然赴敵與金人戰于榆次死之贈少師諡曰莊愍

臣偁曰靖康之難可不哀哉方是時金人之兵強於天下所至州縣悉望風奔潰莫有鬪者獨師道謂金可與戰而勝非若鬼神之不可測豺虎之不可禦也故請俟其度河扼而殲之師道老將其所以應機料敵者審矣忽其言而不用何哉用之則國恥可雪而人主亦無後時之悔矣悲夫

劉延慶保大軍人也家世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屢立戰功爲鄜延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由相州觀察使拜秦寧軍留後徽宗謂兩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信留主後務之規不可循用易爲承宣使仍冠以軍名延慶遂拜秦寧軍承宣使承宣

使自延慶始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河招到僞王子益麻党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城又從童貫蔡攸北伐延慶爲都統制統兵十萬偕郭藥師過白溝延慶師行無紀律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袞隊而行若敵人設伏邀擊首尾不相救應則望塵潰散矣延慶不聽行至良鄉四軍蕭幹率精銳迎擊延慶與戰敗績延慶閉門不出藥師曰四軍精兵不過萬人今悉衆拒我燕山必虛藥師請以奇兵五千倍道兼進入燕山請令公之子三太尉以精兵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乃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偕行三太尉者謂光世也藥師引兵入燕山蕭幹以精兵三千人與藥師巷戰而延慶渝約不遣光世藥師無援遂敗走世宣死之藥師走至涿州延慶下砦於盧溝河南虜分輕兵斷絕糧運延

慶亦遣其將王淵以兵數千人護餉道虜縱兵南行殺運糧人夫多棄糧而遁淵爲虜所擒延慶遂棄大將旗鼓而走蕭幹以兵追襲偵尸百餘里貫攸退保雄州奏貶延慶爲率府率致仕筠州安置兵後光世討遼河北賊有功延慶復拜鎮海軍節度使金人圍京師何處孫傳曹黼在城上募人爲兵以邱潛感事詩有郭京劉無忌名姓於市人中得無忌於卒伍中得京用爲統制謂京能用六丁六甲法可以生擒金將掃蕩餘衆京才出爲金人所敗引兵南遁延慶引西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其子光國攜王黼愛妾以逃行十餘里亦追及之自縊死後光世最顯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也由武舉爲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常越境南汲灌慮異曰爲邊患盡折絕之虜忿聚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六

掃葉山房

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後三十年虜官蕭太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歎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累功遷內殿崇班知寧化軍徙豐州又知滄州以治城壁功遷引進使知滄州姚雄爲經畧使勸墾田法三百頃城砦五十頃募民開耕出粟灌曰墾田固良法然民與牛皆取足其地官田多墾則私田必荒是設法奪民也時城東決達原有閒田近千頃灌命架邈川水溉之悉爲沃壤號廣利渠徙河岷二州提舉熙河蘭湟路弓箭手召對奏曰趙充國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蓋其地也臣前待罪湟州引水溉城東荒田且千頃不一月悉爲膏腴而人之占耕者溢於地數況漢唐故渠閒亦可攷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民樂募而弓箭手之額乃易足矣遷至部遂以其言行之才半年得善田二萬六千餘頃應募者七

千四百餘人馬九百餘匹爲他路最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遷書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鄜州防禦使童貫自涇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城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于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留罷州事起知青州從破方臘以功轉同州觀察使還知易州轉寧武軍承宣使爲燕山府路副都總管四軍取景園薊灌解薊圍復景州斬首二千餘級俘六百人召還管幹侍衛步軍司公事虜使來賜射玉津園灌以選伴射一發破的再發則不使曰太尉殆不能邪灌曰非不能也以禮遜客也整弓復發則又中徽宗親酌寵勞之除侍御親軍都虞候金人南下朝廷出禁卒付內侍梁方平守濬州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來其鋒不可當今方平領精銳以往京師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乎曷留之以壯根本詔灌迎敵灌曰軍不堪戰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七

七

掃葉出卷

也儻可守禦而已時中不可曰已召种師道領西兵三萬來會衆遂除灌武泰軍節度使副師道爲都統制未行徽宗內禪師道未至命灌領兵二萬往河北次滑州曾方平棄州南走灌亦望風奔潰金人遂度河徑圍京師灌坐劄官職令前軍自效已而復之金人攻城灌與之戰軍輒敗走灌沒于陳年六十二言者論其守河誤國盡褫故官而方平坐誅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八

列傳九十一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也四歲而孤舉進士調郴縣尉移零陵令知榆次縣有愛在民召對爲提舉河東常平徙江東轉運判官會并河獻地命以屯田員外郎往撫諭夷人始自疑衷甲以迎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以奉使稱職入爲右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恪言國家與契丹講好百有餘年邊備益弛宜及今無事時以漸爲之不然且有後悔徽宗曰卿勉爲朕言卽以爲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會中貴人銜命稱詔有所示恪不答中貴人怒歸而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移陝西轉運使未至以右文殿修撰知滄州滄當河下流一日河決水至城下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掃葉山房

不沒者三板恪率官吏乘城救護都水使者孟昌齡以河事至檄郡索船與兵恪曰滄極邊也兵非有首不可得昌齡怒劾恪不能備水城且壞恪一不問治水事愈力城漏募善沒者室之戲下卒善沒而不時赴募戮以徇有鹽場正當下流使決之或曰鹽法重水決而壞且得罪恪曰殺吾身而全一城吾之願也命趣決之逾宿而水去城以得全又上疏請止教保甲免呈保馬除常平逋負復諸縣租賦等第賑貸以寬被水之民報未下悉以便宜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徙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逾旬而水平恪上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儆告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寵

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徽宗嘉納之遷戶部尚書宰相王黼領應奉司上供綱卒盡爲所奪漕運不至者殆數月恪見徽宗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領應奉勢動天下奪漕輓之卒以爲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牣大臣之家而奉上者曾未什一是傾天下之財爲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爲國矣因極言黼惡且自請罷遂出知滁州盜起京東以恪知青州未行除吏部尚書又徙戶部復請外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將退而留者再大氏以節者欲

東都事略

卷一百八

一

掃葉山房

定心志收人材化風俗惜財賦愛民力去諛佞獎鯁直數事反覆言之徙杭州靖康初復以吏部尚書召道拜同知樞密院事旣至爲中書侍郎言事者爭論宣政閒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須以漸今京城始開四方聳聞新政宜擇今日之急者先行之而言者不惜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道君皇帝之心乎蔡京父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白道君皇帝請下一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孰曰不可欽宗是之拜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恪爲相無經濟大畧于時金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爲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旣行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欽宗將從其議會何棗入見力說其不然且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欽宗以足頓地

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拜臬門下侍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勢日急知恪者誠不可以備位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而臬代爲相京師失守欽宗幸金營恪曰失計矣旣而還宮及欽宗復幸金營恪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金議立異姓令吳玠莫儔自軍前入城取推戴張邦昌狀唯孫傅張叔夜不肯僉書恪旣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爲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爲乃仰藥而死

何臬字文縝仙井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尋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言事者論臬宗蘇氏謂軾爲鄉黨曲學出之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遂寧府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旣解政臬亦罷爲提舉崇福宮起知秦州欽宗卽位復爲御史中丞

東都事略

卷一百八

三

掃葉山房

閔曰入翰林爲學士擢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王雲自真定表言金以不卽割地却禮物曰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闕矣於是集文武百寮議於延和殿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與之者曰朝廷當與三鎮今反不與是國家失信于敵人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更二聖始得河東河北陵寢在焉且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豈可效石晉所爲乎臬持之甚堅曰三鎮國家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金人變詐百出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子可乎欽宗然其言猶豫不決時金勢張甚臬請置四

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爲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  
得辟置兵得便宜爲禦戎計緩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師欽宗  
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言曰今朝廷旣已繼  
好息民而復調發不已使金人知之大事去矣乃檄止陝西南道  
兵金人旣薄城下獨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方金人之再  
至也梟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陸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領開  
封尹梟建請以康王爲兵馬大元帥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  
侍郎翌日唐恪罷相改太宰少宰復爲左右僕射拜梟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京師失守朝廷徇金意遣曹輔往河北召康王梟請欽  
宗於輔衣襟屑礬書詔以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  
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金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陛下不  
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梟  
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梟白欽宗請以孫傅爲太子少傅謝克  
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梟自以折衝有術對金使歌曰細  
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失笑明日欽宗幸金營梟從以  
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梟李若水不得與議梟  
在金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後有自金營還者言梟死狀始贈觀  
文殿大學士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四

掃葉山房

臣傅曰君子所貴乎死者以其知死必勇也方金之謀廢立也爲  
恪者當以大義責之使知中國之有人就使不幸與禍會亦爲得  
其死矣不務出此乃拱手聽命非能勇也而卒不免於死蓋其死  
不足貴也梟才疎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承平從容  
廟堂商古今談治亂可也而乃艱難之際倚之而謀國豈不殆哉  
於虜陽九之厄固天數矣而人謀之不臧亦有以致然言之可爲

痛哭而流涕也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爲館陶薄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材薦之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國還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是否過庭對虜主無恙目不損恐傳之者妄也今日急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盟好是恃亦宜以邊備爲念徽宗然之爲右司凡四年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過庭無所附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方臘反睦州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勗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臯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居久之得自便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五

掃葉山房

欽宗卽位以兵部侍郎召復拜御史中丞徙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金人再圍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破始行二駕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過庭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

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字賁遠以太學上舍釋褐教授相州入館爲校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故事五房吏階官視卿監者遇錫宴坐都司上山極論之謂名分未正非所以禮士大夫也徽宗是之俄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副使蔡京爲相召還由太府卿拜戶部侍郎遂爲開封尹復爲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爲謀所以傷之者反爲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又責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復召還會欽

宗卽位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未至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事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殺三十餘人孽裂無遺體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山出諭旨相率聽命而退已而時雍乞置東等于獄山力言其不可遂止復尹開封時京師暫解嚴欽宗謂山有周昌抗節之義改賜名昌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入謝力陳防秋守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今敵人在內變詐不常一朝寒盟何以制敵臣願召天下兵集畿內練禁旅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具以却奔衝拒黃流之水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四面有勁兵金或南下墮吾網中矣欽中命昌領都大提舉守禦司金議畫河爲界須大臣報聘詔以耿南仲及昌爲和議使分割兩河昌言兩河之人勇勁忠義如太原城守經年隆德旣破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六

掃葉山房

負祖宗二百年之澤今一旦割以予金萬一不從則臣必爲金人所執死不瞑目矣和議不成臣乞以便宜遣屬官分道提勤王之師入衛欽宗許之昌卽日就道行次永安軍與金兵遇黏罕盛陳兵衛以見之黏罕隨行置閣門其舍人止昌徹傘用膀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宰相元帥昌曰旣爲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南朝大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寧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黏罕旣不能奪乃以客禮見黏罕旣南行命其太師楊天吉以千兵館昌往河東耿南仲往河北昌謂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已急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天吉許之明日昌與其屬劉岑膝收分道而行凡八

日昌至絳州絳人不奉詔遂見殺年四十九昌爲人疎俊遇事敢爲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以喜怒用刑云贈觀文殿大學士諡曰榮敏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也舉進士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徙禮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高麗入貢傅言使人所過郡調夫治舟騷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與蘇軾同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謂傅論議偶同以職論事而責之深過矣翰亦坐黜靖康元年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部尚書傅嘗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方金急攻京城傅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金營以傅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乘輿久不得歸傅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七

掃葉山房

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車駕還闕明日金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傅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金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擊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撫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金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帥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傅曰使若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

求出守門者曰軍中唯欲得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邪傅曰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金以黏罕命召之而出不知其所終後賜諡曰忠定

張叔夜字嵇仲耆之曾孫也以蔭調蘭州錄事參軍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爲極寒惟恃河爲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胄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於是博攷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以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舉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莫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極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爲西安州用薦者知襄城陳留二縣通判潁州知舒海秦三州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爲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乃拮據其

東都事畧

卷一百八

八

掃葉山房

細故貶監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爲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政和之閒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黃叔夜極論其弊始立法禁遷禮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卽焚其舟舟旣焚賊大恐無復鬪志伏兵乘之江乃降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山東羣盜競起叔夜發精卒擊之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於是羣盜帖息一方晏然靖康初金騎過河叔夜以謂若許講解則敵人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襲不報徒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爲南道都總管叔夜帥師入援或勸其

緩行者叔夜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子至尉氏遇敵游騎轉鬪  
而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叔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  
嘗出幸今敵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進延康殿  
學士又進資政殿學士令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  
院事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  
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金旣議和命彈壓  
京城事欽宗再出郊叔夜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卽號  
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會金詔立異姓叔夜  
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金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  
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  
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忠文

東都事略

卷一百八

九

掃葉山房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九

列傳九十二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舉進士嘗使高麗誤雞林志以進擢知淮陽軍後爲校書郎出知簡州爲陝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不閱月遷中書舍人欽宗卽位遷給事中幹離不圍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以和金騎旣退遣雲使于軍前雲自燕山還傳道幹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克太原始召雲再使遷刑部尚書許以三鎮稅賦之數雲遣使臣至自眞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五輅及上尊號又遣從吏李裕回稱金人索禮物須康王來乃可成欽宗以康王使幹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寓辭行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院

東都事畧

卷一百九

掃葉山房

馮澥代寓已而雲從吏二人馳至言曰中使押車輅至長垣今已却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須雲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因奏雲誕妄誤國雲乃言事勢中變金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還澥亦罷政於是詔集百官議三鎮棄守言不可與者三十六人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何臬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內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雲言康王英武舊與幹離不結歡金人畏服割地求和宜將命以往事下外廷耿南仲言河北軍前獨有親王是偏重於幹離不與黏罕不相稱可止遣使告和以王雲使幹離不莫僞使黏罕欽宗曰卿更與少宰議南仲又言只遣王雲李若水亦可欽宗令南仲諭雲雲入對欽宗曰肅王已留今遣康王萬一又

爲所留奈何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之之理臣請以百口保之欽  
宗用雲計遂以康王使韓侂不軍雲以資政殿學士副之耿延禧  
高世則爲參議官康王自滑州過河至澆州守臣李仲洵者善相  
人謂延禧世則曰大王天人相也二參議從之皆保無他獨王尚  
書色殊不佳耳康王次磁州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  
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舍令運粟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澤爲  
宗正少卿嘗論劾宰相非其人宣撫使副提兵不進并劾雲使金  
張皇敵勢迫脅人主雲至京師欽宗示以澤章雲憾之及澤守磁  
康王至澤出迎謁雲因責澤曰公前日見劾何也澤曰如公固不  
足効大抵張皇金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康王謁嘉應侯廟  
雲在後百姓遮道諫曰大王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所誤矣厲聲  
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回也康王祠神畢出廟門百姓已蟻聚鼓  
死之弟雋靖康中爲職方員外郎

臣俛曰雲之死在雲爲不幸而於中興爲幸也使雲不死康王必  
至金營旣入金營必爲其所留矣康王若留則亦必扈從二聖以  
去也磁人旣已殺雲康王乃復南還此非人謀實天意也故曰雲  
之死在雲爲不幸而於中興爲幸也

陳邁字亨伯零陵人也名犯太上嫌名止稱字第進士調秦州司  
法參軍徽宗卽位欲用爲御史會居父喪服除爲廣西轉運判官  
蔡京當國以開邊自任建平從允三州亨伯上疏言蠻人幸安靜  
不可輕擾以兆邊釁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爲

郎張商英得政遷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命格不下  
亨伯懼請外以直祕閣爲河北轉運使進直龍圖閣移陝西蔡京  
復相亨伯爲淮南轉運使時江淮發運使以不稱職聞執政欲用  
亨伯京曰職卑不足用願更選徽宗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以往京  
乃不敢言朱勗載華石塞道遽求無藝官舟不得行亨伯捕繫勗  
人於獄且自劾於勗徽宗照其忠擢徽猷閣待制而黜勗入于遠  
方方臘起睦州二浙用兵以亨伯爲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使方用  
度百出民無以爲命亨伯創立軌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  
爲經制錢後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  
天下有經總制錢給縣官費自此始也賊平遷龍圖閣學士進  
康殿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改知中山府徙真定河閒宣和末金  
人來攻盛兵攻河間亨伯悉力城守欽宗卽位與金約和圍得解

東都事畧

卷一百九

二一

掃葉山房

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靖康元年復爲真定又徙中山  
時京師再破兵中山當敵衝亨伯冒圍入城爲堅守計欽宗命康  
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擢亨伯爲兵馬元帥欽宗割兩河以賂金  
命亨伯弟光祿卿適諭旨適臨城未言亨伯遙語曰主辱臣死吾  
兄弟平居以名節自期寧能賣國家爲囚虜乎適感泣對曰兄但  
盡力勿以弟爲念亨伯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敵以衆寡不敵  
辭斬以徇復呼部將沙振者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亨伯固遣之  
振懼罪潛刃人府殺亨伯于堂中振旣出帳下卒謀而前曰大敵  
臨城汝安得殺吾人執而粹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  
降金人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殮而葬之贈特進亨伯性孝友爲  
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幾三十年每出行部必焚香祈天願不逢  
責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懋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

爲知人適字至叔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遷光祿卿是役也金執之北後死于雲中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也舉進士調常山尉爲詳定九域圖志所剛定官遷軍器鴻臚丞比部度支員外郎時梁師成領後苑有使持券來脅部吏支錢三百萬執禮不與徙吏部遷國子司業爲諸王宮翊善進左司員外郎擢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諸郡郡卒留役京師者幾百人諸局冗占蠹耗大農閒以役事出入禁禦橫坊市挾惡少爲姦詔皆遣歸而後苑獨留不遣前此都城凡有所營繕總領貴人多有所干請俄有違詔干請至請御筆行下者執禮皆論駁不行執禮與宰相王黼雅相善宴其弟以詩規之黼怒執禮力求去會孟享原廟後至罷爲顯謨閣待制知蘄州落職明年徙知滁州復集賢殿修撰徽猷閣待制欽宗卽位移知東都事畧

卷一百九

四

掃葉山房

鎮江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兼侍講未幾改戶部執禮入對乞以御前錢付部應六宮廩給皆由度支內降許執奏一日小黃門持御批至部支錢甚急而御封不用寶已而悟其失復取之執禮不與卽具奏明日內夫人降秩黃門杖配陵下金人攻京師四方兵未集執禮勸欽宗親征時宰相沮其議不果行京師失守金師劫質天子責金幣無紀極府庫空單猶不厭其欲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金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以塞責金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掖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不勝其忿於是四人者皆見殺而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民王俱各杖之百執禮死時年

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也少有俊才未冠游太學張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皆器之徽宗幸太學振以諸生高第得官除和州教授留爲辟雍錄遷博士拜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振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改京西路常平入爲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歷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皆兼太子舍人初見太子言古者大祭祀登餞受爵必以上嗣繼禮經所載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者由是驟加獎重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振謂宰相王黼曰相公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當天意順人心黼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振知黼忌其言不答趨而出然太子薦之拜給事中黼銜前忿乃曰振資淺且雅長詞令但除中書

東都事畧

卷一百九

五

掃葉山房

舍人已而馮熙載與黼不合罷中書侍郎黼因諷言者以振爲朋黨責提舉冲佑觀明年復集英殿修撰欽宗受禪召拜吏部侍郎嘗上言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而兵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冒濫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蓋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金攻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欽宗是其言而不能盡用也除開封尹時捕得亡命卒數千人振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振曰方多事時一日而殺數千人可乎力爭之由是得不誅

遂爲刑部侍郎金逸天子幸其營求金不已振被命督輸與梅執禮等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初振在西掖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覬敵圖燕振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至部首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之狀振以告諸朝及左遷童貫蔡攸卒生邊釁振天姿和厚有醞藉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方徽宗崇尚道家之說振至東宮從容及之曰周公作鳴鶴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逮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以爲然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人而宦寺楊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及靖康中振尹京府言利者頗離閭兩宮

東都事略

卷一百九

六

掃葉山房

振善於調護由是無纖介之疑既死人皆出涕後贈端明殿學士同時死者陳知質安扶失其傳

司馬朴字文季丞相光兄里之孫也少喪母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初黨議起父宏坐上書論辨得罪純仁亦坐救黨人責永州目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朴年十七徒跣護柩還人稱其孝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爲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黨禁解同判西京國子監召爲虞部員外郎遷右司金人再圍京師以朴使金金帥斡離不問其家世朴曰大父丞相帥喜曰大賢之後也甚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割地講和以閒黏罕朴兩往返以金情語執政促其議而任事疑不決朴

爭甚苦已而城瀆欽宗思其言亟召對以爲兵部侍郎朴請復使金帳及兩宮北狩又貽書金帥請立趙氏金暉之拔以北去其後金欲用之朴不可竟握節而死朝廷知其忠特贈兵部尚書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人也舉進士調海州司理參軍中詞學兼茂科爲大學正遷辟雍博士以父老求便親除提舉淮東學事旣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大臣疑焉吏以誤告客有得其情者誅熙靖使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豈敢發人之私求自便乎宰相聞而賢之白于徽宗留爲兵部員外郎未幾以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爲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熙靖數爲言應奉之職非宰相事也今樞密院及諸省兵房皆足以治疆事經撫房何爲者哉黼怒積四年不遷黼罷由太常少卿拜中書舍人以徽猷閣待制

東都事畧

卷一百九

七

歸業山房

知洪州閱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首言燕雲初定宜戒不虞願飭帥臣修武備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此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陛下勳高往古願爲無疆之計徽宗甚嘉之俄兼侍講徽宗旣已內禪行幸江浙欽宗以熙靖主管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宮僚如故徽宗待之甚厚數召與燕語嘗曰去年內禪之事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誠不由人言建牧之意可見矣我無此意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傳位與唐睿宗上畏天戒乃爲之吾有此意者數年矣熙靖因賀曰陛下不以天下累其心過古帝王遠甚明年兩宮北狩張邦昌攝國熙靖卽移病邦昌令權直學士院力拒之至以憂憤廢食疾且篤故人訪之熙靖泣數行則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翌日遂卒後贈端明殿學士

譚世勛字彥成長沙人也舉進士教授郴州又中詞學兼茂科爲祕書省正字於時蔡京得政以其子攸提舉學館而宦者梁師成貴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勛不附阿諛六年不得遷京罷他宰相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京復相逐不附己者提點上清太平宮復用爲郎遷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世勛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以獻爲當路者所疾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內禪幸江浙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勛副之還提舉醴泉觀專掌龍德宮請辨正國史謗宣仁之語追述欽聖復瑤華之位大亨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從祀是歲彗出東方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應天宜惑諛說遷給事中兼侍讀內侍有喧爭殿門者罪止贖金世勛

東都事略

卷一百九

八

掃葉山房

卽疏駁劾以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馴致大患疏入近習皆側目何臬建言分天下爲四道各置都總管世勛曰裂天下付四人而王畿所自治者纔十六縣爾獨無不掉之虞乎大拂其意改禮部侍郎時金騎駭南牧爲城守備甚急世勛曰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畿甸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四面捍禦下策也旣而河上無守兵金乘虛得度盡斂士卒入城世勛又言遣京畿大將秦元以所統保甲分四砦直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卽金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臬議金邀車駕世勛凡再扈從出城遂留金帳徐以十害說用事者大畧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及邦昌僭位令直學士院世勛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方王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蓋死猶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治則忠義之士全其樂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節乃見至憂國憂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誠烈丈夫也夫為學祖宗以來忠義之士以身殉國者非無其人僅有之而已然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守死之節之士見矣此所謂死節忠臣者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儀使平為人剛直任

夾善弓馬讀書強記舉進士為無錫尉知鄆陵南充二縣以文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九終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十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世治則忠義之士全其榮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節乃見主憂臣辱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誠烈丈夫也哉烏厚祖宗以來忠義之士以身殉國者非無其人僅有之而已蓋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守死仗節之士見矣此所謂板蕩識忠臣者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儀使平爲人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強記舉進士爲無錫尉知鄆陵南充二縣以父喪解官道出興州有賊遮道劫之平引弓射殺三人餘遂遁去寇準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掃葉山房

奇其材薦之起爲殿中丞知瀘州平在南充時夷人入寇平攝州事率土豪擊走之及平復至夷人畏服代還通判潁州召爲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惡久之得三司鹽鐵判官除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仁宗卽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矣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戎狄章獻皇后思謂言換尚衣庫使知邠州稍遷慈州團練使平謂元昊居服僭竊且叛矣宜備之轉温州防禦使遷邕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靜江軍留後元昊反平上疏曰五代以來中國多事唯制西戎似有策焉於此之時中國未嘗進一騎一兵遠屯塞上特任土豪付以州邑是以邊陲無事其後大臣不能遠慮徙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十年之中兵民交困矣靈武旣失守趙德明懼問罪願備藩臣朝廷卽以靈夏兩鎮授之今元昊僭

逆復與喃厥囉結此乃天亡之時也臣請招致山界洪宥等州土  
豪授以職名給以金帛使勇者貪於祿富者貪於安不期月而人  
心自定或授喃厥囉以靈武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  
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  
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窺身河外一窮寇爾若朝廷貸元昊之  
罪臣恐北人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  
亦須議守禦之長計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邊  
臣遵守疏奏不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延師范  
雍以書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趣土門既又有告賊兵趣金  
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將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  
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  
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兵與皆行至三川口遇賊與戰平左耳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一

掃葉山房

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却鄜延駐泊都監內臣黃德和引兵先走平  
轉鬪三日賊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  
降也以衆寡不敵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  
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輒誣  
平降賊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府置獄遣  
知同州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家信  
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平諸子唯季孫有聞季孫  
字景文少篤學能詩文蘇軾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副使爲兩  
浙兵馬都監軾薦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以卒軾時爲兵  
部尚書哀季孫之死奏言季孫篤志好問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  
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  
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季孫旣死家無儻石妻子寒餓行路傷

陸臣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又哀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閒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欲望優與麻賜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踳歷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勸獎之道不爲小補賦之言如此則季孫之賢可知矣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也初補衛士由殿前諸班六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知隴州又知慶州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計議涇原邊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邊趣涇州聞元昊閱兵折董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傅參軍事桑懌爲先鋒涇州駐泊都監王珪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琦授福以方畧俾諸將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趣德勝若至羊收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則據險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二

掃葉山房

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既就道琦又重戒之福引輕騎數千與賊戰于張家堡賊僞北桑懌引騎趣之福亦踵其後會暮合軍屯好水川福等追奔三日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收隆城五里諸將因前接戰桑懌先戰沒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福未死前有小校剽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以死報國也因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遂死之年六十一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王珪者開封人也年十九應募爲親從官遷殿前第一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爲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閒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旣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

遂引去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鬪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自中飛矢而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既死邊人卽其所爲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不得還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爲虜所讎也及虜攻瓦亭果求其家人如其言贈金州觀察使有子光祖以珪恩補供奉官清并夷人入寇光祖爲梓夔路鈐轄合都監王宣討之賊遂棄去茂州土蕃圍茂州據雞棕關以內侍王中正經畫命光祖策應光祖招納餘族全雞棕關會中正于茂州乃歸瀘州蠻乞弟圍安夷若羅箇牟村王宣死之宣所將兵潰光祖至江安潰者悉歸于光祖尋從韓存寶取夷勞口時久雨士卒暴露賊保巢穴光祖說存寶進軍落共城又進軍梅嶺賊以數萬出駐落箇棧存寶亟止光祖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四

掃葉山房

但與對壘而按兵不動旣而賊遁去存寶遽班師神宗以存寶逗留遣步軍都虞候林廣代之光祖曰不得乞弟患未艾也廣至因入其巢穴求乞弟不得焚掠蕩盡退營落共江門等砦光祖以功遷四方館使遂置瀘南公邊安撫使命知瀘州以領之遷客省使嘉州刺史爲涇原路副總管改河東徙定州卒年六十七

武英者太原人也父密爲左侍禁與契丹戰死之以英爲三班借職積功遷內殿承制環慶路都監破元昊之衆于白豹城以功遷禮賓副使從任福戰于好水川死之贈邢州觀察使

桑懌者開封雍邱人也善用劍及鐵簡有智畧謹畏常若不足少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而載之皆得不死後徙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獨提一劍以往殺獲殆盡旁縣因之無盜轉運奏其事授郟城尉

徙滬池改右班殿直爲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殺之得閤門祇候推其功於已上者或譏其好名懌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爲也益自信遷西頭供奉官爲廣南駐泊都監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逾月徙涇原屯鎮戎軍好水之戰死之贈解州防禦使

耿傳者字公弼祖昭化爲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罵賊不屈而死傳以蔭補官後以將作監丞知永寧縣通判儀州徙慶州爲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傳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也傳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沒傳亦死或謂福之敗由傳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五 摘葉山房

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爲無愧爲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師兵在行欲其以保功難乎哉烏虜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爲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與大憝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爲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

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惡夫爲忠邪洙文旣出其謗遂止朝廷贈傅右諫議大夫

馬遂開封人也初補散直爲北京指使王則反於貝州遂聞之中夜叱咤晨興詣留守賈昌朝請興行陳命持榜招降則盛服見之與坐遂諭以禍福則不答時張得一侍賊側目之不應遂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無助者賊徒驍捷卒石慶斷其一臂遂詬之曰妖賊吾恨不斬女萬段卽見殺事聞仁宗嗟歎久之贈遂宮苑使後獲石慶付其子使剖心以祭之

孔宗旦魯人也爲邕州司戶參軍初儂智高潛聚衆溪洞而邕州有白氣起郡庭傍江水暴溢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郡守陳拱琪不聽後智高反破橫州宗旦遣其家屬往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旣而破邕州宗旦被執賊有用之意宗旦怒曰賊女今立死吾豈可汙邪慢罵不已遂見殺贈太子中允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十六

補業山房

曹覲建州人也故贈諫議大夫修古之姪修古爲諫官有直名無子以覲爲嗣而奏以官累遷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反覲以州無兵備募敢死五百人以守城而鄰城有爲避賊計者遂給以書曰賊止期得豈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邪覲以爲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持吾豈苟生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煜率州兵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爲賊所執以郡印授二卒使懷去覲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爾邪遂見殺封州之人爲覲立廟歲時祀之朝廷贈覲太常少卿

趙師旦字潛叔積之姪也以積蔭補官累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

儂智高旣破邕州師旦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女亦欲吾去邪卽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令避難山谷聞明日賊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師旦與兵馬都監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麾兵鼓譟而入師旦大罵曰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大兵且至戮爾無遺類矣智高怒與貴俱見殺師旦死時年四十三賊旣去州人爲立祠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後三日猶不死取而育之朝廷贈師旦光祿卿

蘇緘字宜父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爲南海簿廣州領市舶司每海商至選官閱實貨貨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則陵轢官府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遷往有大商樊氏入見遽陞階就榻緘捕繫杖之樊氏訴于州州將召緘責以專決罰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舶商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七

掃葉山房

雖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爲專州將慰諭遣之爲武陽尉有劇賊黑李二者官莫能捕緘獨馳馬追斬之府尹賈昌朝曰儒者乃爾勇邪累遷祕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反圍廣州緘蒐部兵募壯勇合數千人赴難委州事于提點刑獄鮑何緘以功換供備庫副使爲廣南東路都監緘襲賊至邕州金城砦余靖督諸將進戰官軍失利主將陳曉先退坐斬緘貶房州司馬後以著作佐郎監越州稅知崇仁縣復供備庫使知廉州坐擅斬失火軍士降潭州都監徙知鼎州交趾謀入寇以緘爲皇城使知邕州緘同得其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爲意及劉彛代起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氏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破之四砦緘聞賊且至嬰城以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緘曰女輩逃將安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坐勝乃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已具蓄聚

不乏今與女約有一人敢出吾當先并其孥斬之時大校翟績陰欲出奔緘斬以徇由是上下聽命賊圍城緘日夜勞苦士卒禦敵以神臂弓仆賊殲象不可勝計於是城中人心益固緘初求救於彝彝遣都監張守節往援守節逗留不卽行緘又遣人持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以便宜督守節兵行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一軍皆覆賊百計攻城緘隨機以應之賊計已盡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治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皆自殺藏尸于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尸皆不能得乃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所殺無慮十萬餘人豈被圍凡四十二日而下無叛者緘憤沈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

八

掃葉山房

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朝廷得聞知焉神宗哀緘死贈奉國軍節度使諡曰忠勇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也以蔭補太廟齋郎後知衢州時方臘陷歙睦杭而衢介于三郡之間賊勢張甚兵力寡弱衆皆奔潰汝方與郡僚段處約守孤城城陷罵賊而死年七十一贈龍圖閣直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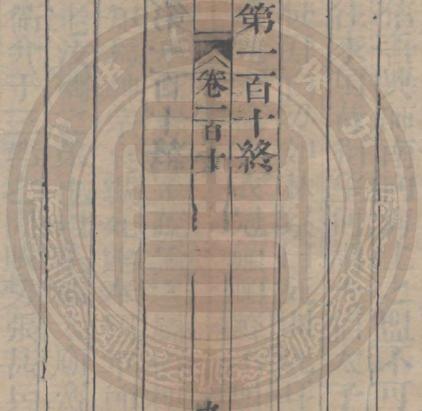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遂安人也晚以累舉恩得官爲縉雲尉方臘起青溪聲播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數十人往禦之爲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女輩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戮於河北同惡無少長棄市尸爲狗鼠食女輩何敢反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爲隕涕死時年七十二賊平徽宗聞而愍之官其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十終

卷一百十

九

掃葉山房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十終  
 卷一百十  
 九  
 掃葉山房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十一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從曾祖曰堯俞有傳察爲人端重有特操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子察力拒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离不南下或勸其毋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离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离不怒曰汝主失信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于盟而動恚何所爲乎金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梓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斡离不怒曰爾乃不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掃葉山房

拜我邪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彼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旣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

蔣興祖之奇之孫也以蔭調饒州司錄事方臘之起放兵四出興祖白郡守糾吏士輯戰具盜不敢謀後知陽武縣金人南下攻京師道出陽武或勸興祖使避之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圖全此吾死所也監兵有與敵通者斬以徇金騎來攻興祖敗之而去明日金益濟師不敵遂死之年四十二贈朝散大夫官其二子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祿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初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放禁銅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言皆切至遂坐上書邪等列黨籍宣和中召至京師

屬方臘起青溪勢張甚確上言此皆王民也但庸人擾之耳陛下  
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務在撫綏  
則澹旬之閒必可殄滅矣宰相王黼怒出爲通判杭州攝睦州確  
以方畧授諸將賊由是遂敗歷知坊汾解三州徙隆德府金人來  
攻圍太原確累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繫焉無河東豈特秦不可  
守汴亦不可都矣臣所領隆德城壁百年未嘗修築將兵又皆戍  
邊無以待敵若得秦兵萬人足以抗禦不然無策矣惟以死報陛  
下也書數十上皆不報明年春金兵至確方率屬士民乘城拒守  
勉以忠義有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所嚮者確怒叱曰確  
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城破猶率衆鏖戰遂死  
之欽宗贈確述古殿學士召見其子憲慰撫之曰汝父今之巡遠  
也斂容歎息者久之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一

掃葉山房

朱昭字彥明府州府谷人也初浮沉班行人無知者後爲震威城  
監押會城主闕攝其事金人克忻代逾石嶺關圍太原凡戍邊士  
卒皆入援夏人乘虛入寇河外諸城悉望風褫氣遂至震威昭募  
蕃漢士得銳卒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衆直薄賊賊  
軍驚亂城上鼓譟兵民悉銳乘之多所斬獲震威距府州三百里  
最爲孤遠諸城旣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  
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  
人之事女旣肯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  
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  
有攻摧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莫不恟懼已而下城坐於  
廳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汙女等幸先殺我家出  
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內大丈夫平生事

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過前昭呼曰媪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媪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曰我與女輩俱無累矣倘我先死女有得脫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墜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諫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暝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旣知不可得矢爭發詔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被圍百日而城陷云

張克戡字德祥者之曾孫也以蔭爲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河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衛尉寺丞初克戡從弟克公爲御史中丞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二

掃葉山房

嘗論蔡京罪京由是罷政及再相修怨於張氏克戡遂坐廢逾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提舉京畿常平陞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出知汾州金人克燕山長驅而南分兵攻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金帥黏罕者遣其部將銀朱字董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戡畢力捍禦晝夕不少懈以守城功初加直祕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修撰太原破汾益危克戡召令軍民曰太原旣克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父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克戡募士閒道走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憐孤城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報自太原破汾拒守蓋逾月矣一日敵將列城下指呼督取降書克戡臨陴大罵不絕口砲中一敵立死翌日金人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敵旣入克

俄朝服南向焚書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事聞贈  
延康殿學士諡曰忠確

郭濟德順軍人也虜犯涇原濟爲涇原路第八副將時守將皆附  
賊獨濟義不屈謝病去守將惡之傅致其罪下之獄意脅之與俱  
從僞濟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矣終不能受汙夷狄顧爾等負國  
叛逆大惡天地鬼神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求治爾於地下  
耳衆愧其言卽見殺

朱友恭西安人也爲涇原第一副將麾下兵捍虜華亭數敗虜會  
衆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爲所得渭州守將旣從僞誘以甘言友恭  
不從更詆毀之守將不勝忿遂見殺

霍安國失其爵里金人以我渝三鎮之約也再興師來攻黏罕破  
太原至懷州時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懷州乃遣人說諭黏罕令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十

四

掃葉山房

與皇帝議將三關四鎮歲增幣二百萬文說與皇帝我且留軍懷  
澤之閒以待安國以黏罕之語聞不報黏罕大怒曰女南國無信  
如此一任州主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金日夕攻城不已城破  
黏罕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者安國曰霍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  
不降又問通判林淵等同對曰某等與守臣一體皆不肯降黏罕  
抑令拜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敢負趙天子卽見殺明年  
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崇矩之後也以蔭爲右班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爲  
撫州司錄事遂知崇陽縣金兵逼京師欽宗以羽檄召天下兵入  
援鄂所部縣七崇陽當發三千人涓所募纔六百銳然欲奮或謂  
涓盍徐之以須衆集涓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  
所部多市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召令之曰我知力不

敵無奈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則死非人自爲戰萬分無一生理鈞之一死死國揚名男子不朽事也衆皆泣卽曰引而東過蔡金之游騎薄蔡州涓與戰頗殺其騎涓亦被創猶大呼叱左右負己以戰遂死之士死者什之七朝廷錄其忠贈以員外郎官其三子

劉幹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也舉進士調豐城尉改隴城令治甚有聲王厚帥熙辟狄道令提舉陝西平貨司時西寧等州屯兵多竭六路轉輸不給幹至延致蕃酋以金帛易粟就以贍軍公私便之累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六路大舉鄜延帥劉法戰沒夏人乘勝攻圍震威幹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遂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幹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況小邦乎此情實也何疑哉卽受其使因密疏以聞朝廷許其自新而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十

五

掃葉山房

西邊以安進微猷閣待制知越州方臘陷杭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多遁去或具舟請行幹曰吾守臣也當與城存亡不爲動幹乃令富者出財壯者出力葺壘練兵爲戰守備賊陷衢婺三州至越城下幹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尸滿路自是不敢犯境温台明亦賴越以全拜述古殿直學士童貫蔡攸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幹參議軍事以接納山後九州之民師出兩月幹始至而种師道軍馬已爲虜所潰幹意邊報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虜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邊臣誕謾誤國計幹曰師出無名必難成功卽馳白一帥請班師旣不可則獨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設得之屯兵置吏費不啻必重困中國已而邊果不實遂班師次莫州會虜主死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促進兵幹執前議不可移知真定府金人以燕歸于我召幹歸京師郭藥師入朝幹曰藥師叛虜也謂

宜賜第厚廩留之不報以顯謨閣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進延康殿學士始幹過關或謂幹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落職提舉鴻慶宮未幾知荆南府河北盜起命幹帥真定幹至境盜悉平郭藥帥請馬益其軍幹曰空內郡馬付一降虜非計也時金人謀伐我幹密治城守以虞變金長驅嚮京師朝廷議和令諸郡以公私金帛犒敵幹不可金引兵圍城治梯衝示欲攻擊幹以強弩射之敵遂退拜資政殿學士幹積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初金圍京師既而爲城下之盟金旣退而援兵至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道而北蓋將北攝燕薊西解太原之圍幹以亟戰怒敵爲非旣而种師中姚古悉出戰遇敵而潰欽宗急於解圍拜幹河北河東宣撫副使太原潰以幹爲宣撫使俄召入覲時敵已度河游騎薄城幹以謂城大難守兵弱難戰不若遣援師以救目前之急徐爲後圖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十

六

掃葉山房

乃除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以幹嘗言不可輕戰鏑五官落職官祠已而京師潰欽宗出郊金聞其名必欲得之宰相始遣幹往金命其僕射韓正館之正謂幹曰國相知君名今欲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爲也正又謂幹曰車駕再出郊軍中議立異姓今已革命則兵連禍結不若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取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其下持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縊死燕人歎其忠相與鼓子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金人北去始就殮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朝廷褒其忠盡復舊官職仍贈資政殿大學士幹爲人莊重寬厚在陝西雖爲童貫所

知與其軍事而能死國難議者不以前失所從掩其忠子子羽子翼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爲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錄濟南府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當國老而耄事一出于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靖康初爲太常博士金人圍京師欽宗割三鎮以和旣而入賦以贖三鎮以若水爲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黏罕于太原黏罕遣王汭與偕來十一月還朝聞二日金騎南牧遣馮澥使于金若水副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敵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金人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

東都事略

卷一百十一

七

栢葉山房

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黏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金軍黏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潰金召若水若水出見之二將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城中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棗孫傅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左右若水具傳金人語乃遣棗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棗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欽宗幸金營留三日而還擢禮部尚書若水力辭乃改吏部侍郎兼權開封尹二

年金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若水扈從旣而金遣蕭太師者易御服若水忿

怒持欽宗而泣曰陛下不可易服金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若輩敢無禮邪金人擊之幾死掖至青城門廡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曰事已耳終無可奈何曷若順從國相之意乎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眾奈何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貳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女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又旬日黏罕召若水議立異姓若水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黏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似此強暴不仁贖貨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黏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

東都事略

卷一百十一

八

滌菜山房

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若水復罵不已遂見殺年三十五建炎初詔褒其死節贈觀文殿學士諡曰忠愍若水臨死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今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若水初名若冰欽宗賜以今名無子以兄之子爲後云

臣侂曰若水之忠節凜凜如此而或者以勸欽宗出郊爲其疵病此與唐巡遠守睢陽而罪其分城而守者亦何以異臣於若水非敢必其無疵也置而弗錄者蓋欲全其名而重其死爾然則欽宗之出郊是豈若水之心哉春秋爲賢者諱故於若水亦云

吳革字义夫廷祚七世孫也金人薄京師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度河北去分兵圍遼州革以所部解圍太原破革以關門宣贊舍人使黏罕軍計議邊事革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黏罕媿服使還

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北人有 箭之誓南下必矣乞起  
陝西兵馬爲京城援遂令革使陝西召 纜出城金騎已逼會南  
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欽宗巡幸南壁革乞奪路赴陝  
西叔夜固留革爲統制革屢乞出城下砦使金騎不敢近且通東  
南道路又密奏乞選日諸門併出兵分布期會爲止兵爲牽制爲  
衝突爲尾襲爲應援可一戰而勝欽宗不能用也金騎登城革率  
兵策應手射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欽宗有詔出郊歎曰  
天文帝坐甚傾大駕其可出乎乃見何杲曰大駕若出必墮金計  
杲不聽旣而欽宗出郊又請於孫傳張叔夜欲因事到軍前計議  
革言三事一車駕還內二金帥歸國三革死軍前不報及徽宗妃  
后王姬宮嬪盡出城革白孫傳曰道君業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  
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

東都事略

卷一百十一

九

掃葉山房

固國本傅曰何辭以拒之革爲畫計乃於啓聖院置局各賑濟所  
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時康王爲兵馬  
大元帥遣人以蠟彈由閒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擁兵近  
城內外相應夾攻砦圖還二帝復遷居同文館附者益衆多兩  
河忠勇之士旣而傅及叔夜皆赴軍前金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  
革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  
勒旣定須以發前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革寢曰邦昌  
以七日受冊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已黎明比行至  
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遣人給革入帳下詐若與同謀者革遂見  
殺革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凜然不屈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  
事兵機無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出涕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二

循吏傳九十五

自唐季以來王政不綱天下以戰爭爲事五代之際民失耕桑之業天旣厭之矣藝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卽位以來勸農之詔屢下由是斯民欣然有樂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風太宗繼承守而勿失真宗仁宗德澤深厚于斯時也吏皆以平易近民爲政招懷流亡導達溝洫趙尙寬高賦治有異效最先褒寵以風天下至熙寧中神宗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使者四出冠蓋相望而爭以功利進較其績效非若尙寬輩孜孜愛民勞來不倦之爲愈也噫以功利爲愛者其澤淺以道德爲養者其澤深國家治尙忠厚廉平之吏代不乏人今獨撫其以循吏稱者著于篇

程羽字仲遠深州陸澤人也少好學舉進士爲陽穀簿歷虞鄉禮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掃葉山房

泉新都三縣令有善政開寶中擢著作郎出知興州改興元府太宗爲開封尹以羽爲判官太宗卽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爲政寬簡蜀人便之以兵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三贈禮部尙書羽性淳厚蒞事循謹太宗稱其長者曾孫珣珣字伯溫朝廷錄羽後以爲郊社齋郎嘗知龔鳳磁漢四州爲政尙慈恕積遷至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子顥頤見儒學傳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也舉進士不中藥元福爲原州刺史又爲陳州防禦使明皆在幕下元福者殺明勸之以寬多所全宥元福領建雄軍節度使移鎮陝州以明爲掌書記歷清平鄆陵二縣令明在鄆陵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尙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莫或知其非也明爲令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日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論其意

得數十萬明取以築隄道是民無水患久之召爲左拾遺遷右補闕出爲荆湖轉運使王師征嶺南明爲隨軍轉運以功擢祕書少監廣南轉運使王師征江南以明爲黃州刺史江南平以明知洪州太宗卽位召爲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詔分三司各命使遂以明爲鹽鐵使遷給事中改光州刺史知并州拜禮部侍郎知真定府召還卒年七十二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也陳洪進納土遺靖至京師授陽翟簿稍遷直史館遷太常博士時太宗務興農事令有司議均田之法靖以爲其法未可卒行且請以樞密副使三司使爲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之名仍擇三司判官或朝官知事者二人副之始于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田而官籍之募人佃耕其室廬耕牛農具糧種請州郡斥賣贓罰無用之物使營辦之不足則給以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一

掃葉山房

庫錢其所耕也定爲十分從制置所給印紙令州縣勸農分殿最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十分爲中最一歲九分未及三歲盈十分爲上最其最者令佐與免選或超資殿者卽增選折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最而行功罪候數歲盡罷官莊田屯田悉以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爲定法以頒行四方太宗曰秦滅井田經界廢而兼并之民起至今使貧富不均而天下困朕欲復古而未能也前言此利害者衆矣惟靖所言與朕意合下其議三司以靖爲京西勸農使而鹽鐵使陳恕與靖議不同罷之出知婺州眞宗卽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上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食不足則誤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靖復請刺

吏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賜爵立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逸之民而役作之議下三司卒不果行爲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賦於民者凡十七事號曰汭納國朝因之而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詔爲罷其尤甚者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蘇越建泉等州官至左諫議大夫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八靖好學頗通古今利害事在太宗眞宗朝多建言於農事爲尤詳然當時以爲泥古難盡行也

薛顏字彥回河中萬全人也舉三禮及第爲嘉州司戶參軍端拱初知雲安軍眞宗卽位知渝閬二州代丁謂爲峽路轉運使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險以抗王師而民不以爲便顏爲復其故城民用便之徙廣南河東陝西路浮橋歲爲河水所敗顏卽北岸疏上流爲支渠以順水怒又以溉其下烏鹵之田而民利之坊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三

掃葉山房

州募人鍊礬而後課益重至有破產被繫而不能償者顏以爲罷坊礬則晉礬當大售乃奏罷之已而果然徙河北歷知河陽揚杭徐三州又知江寧河南府累遷至給事中徙應天府又徙耀州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年七十三

邵煜字日華其先京兆人也家于桂陽舉進士爲邵陽簿連州錄事參軍州將楊全誣部民十三人爲劫盜欲置之死煜察其枉不肯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命使廣南採訪刑獄累遷工部員外郎爲淮南轉運使又使交趾煜上邕州至交州水陸爲四圖以進坐所舉非其人免官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又爲江浙荆湖發運使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舩及岸常苦颶風煜鑿內壕通舟颶不爲害及卒廣人懷其惠

多灑泣者方煜之病也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州人亦夏  
吏也廣南計口買鹽人以爲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邵父  
陳母除我二苦世卿官至祕書少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也嘗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稍遷閤  
門祇候爲益彭簡等州巡檢使擢荆湖提點刑獄辰州溪洞蠻寇  
邊以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方遁去又修新興砦  
鑿井道泉以便民徙涇州又徙鎮戎軍蠻復寇邊爲辰澧鼎州緣  
邊巡檢安撫使諭蠻酋以禍福使修貢仍令還所掠民綸遣官與  
之盟刻石于境上天禧中爲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增歲課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  
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  
隄二百里旁錮以巨石爲十閘以洩橫流又修復秦州捍海堰因

東都事畧

卷一百一十一

四

掃葉山房

命兼權知秦州堰成復逋戶三千六百民爲立生祠累遷東上閣  
門使歷知秦滄瀛州拜乾州刺史再知滄州徙潁州卒年七十五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任周爲兗州節度判官方募  
容彥超反周度責以大義爲其所殺立舉進士爲果州團練推官  
有軍卒三人雇舟載官物而斂衆州將重致之法立察其情以爲  
辜止杖奏聞代還知臨清縣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溉民田數千頃  
閒因大水塘壞立帥工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決嘗知江陰軍開  
黃河六十里以通舟楫人以爲便又知兗州歲大歉募人出穀數  
十萬石以賑救之故境內無有流民積官至給事中知濠州以工  
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喜論事方朝廷講禮文之事士  
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有烈風金陵有  
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士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

帝端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立事真宗仁宗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見施用云

尚寬字濟之安仁之子也初補祕書省正字嘗知忠州以政課第一知唐州時議者言唐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請廢爲縣朝廷下其議尚寬非之乃按視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再留尚寬在唐民畫像祠之始王安石作新田詩以美之其詞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饑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就舂與

東都事考

卷一百十一

五

掃葉山房

車四鄰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留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來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來之後蘇軾自蜀之京師道過唐亦爲作新渠詩五章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來其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就稅稔新渠之民自淮及潭學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旣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鬻與饋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尚寬旣去高賦繼爲守亦被褒詔朝廷推原初功復進尚寬一官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以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也父尹右衛將軍賦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至太常少卿遷光祿卿特拜祕書監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鄂七州提點陝西河東路刑獄同判太常寺最後守郢沔開提舉崇福宮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禽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絕其守唐也賦以唐土曠民寡稅入至薄乃取圖籍攷之自唐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亂及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增戶萬一千三百八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爲良田歲益稅

東都事畧

卷百十二

六

掃葉山房

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四詔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饑饉流墾闢荒梗繕修陂堰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遠此賦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詔賦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悉以墾闢之功也賦嘗言二府大臣或就舍委巷散處京城閒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寃今諸路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而刑書繁多省闕不給若委之吏則爲大弊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事多施行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賦爲人剛嚴內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爲立生祠云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也舉進士爲錢塘尉又爲鄆陽四會令悉意民事遵讀律知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會縣有水災民多

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終以無患益興水利溉田甚博邑人載其便利刻于碑爲審刑院詳議官遷知宿州徙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遵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利故殺傷法而赦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狀聞于朝其意以爲謀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今若塞其首原之路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事下百官議而王安石力主遵說時論莫能奪尋判大理寺熙寧間出知壽州未幾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卒年八十一

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壽光人也從父宗道仁宗朝參知政事始居亳後徙京師有聞事親以孝聞好禮學通左氏春秋以從父宗道恩授祕書郎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霍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一

七

掃葉出房

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有開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知南康軍時熙寧行新法代還宰相王安石問江南新法如何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其在它日也安石不悅除通判杭州後知冀州河決小吳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增築護城隄人皆謂初無水患何以勞役爲有開曰當備未然後水至而民不病計之上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州以無患朝廷遣使安撫河北冀州民遮使者言有開治效擢拜膳部郎中以事免起知信陽軍復知冀州卒年七十五

東都事畧卷第一百十三

儒學傳九十六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而帝天下大業初基日不暇給卽位之始首幸國學謁款先聖加飾祠宇親製文贊尊師重道如恐弗及儒學復振實自此始至于真宗幸曲阜奠孔林謂近臣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加諡爲帝可乎或言尼父周之倍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增上至聖之名方是時儒學之臣講論經義學校之士挾策受業文治粲然雖漢唐之盛未之聞也慶歷中仁宗銳意於治乃下詔郡縣修舉學政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良由上之所以勸善明是以化行而俗美比隆三代其庶幾乎神宗尊六經以作人材崇三舍以興庠序自是以來文學之士咸精于勤煥乎其可述者也若大夫而卿相師傅以儒效見之行事者自如本傳

東都事畧

二百十三

掃葉山房

次而專誦習以友教士大夫者則具之于此焉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爲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無祧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爲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閒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與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至國初上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崇義爲學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鎮徐州辟爲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太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遂

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岑判定歷代字書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而已忠恕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于世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昭素爲之辨析無不敬伏昭素博通九經及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命講易因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太祖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重其言書于屏風間拜國子博士後卒于家年八十九參知政事李穆而下有聞於時皆其門人也子仁著亦有潛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邱人也以九經及第爲國子周易博士遷禮記博士使高麗王洽問禮維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爲對治大悅稱之曰吾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累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樂史奏曰陛下降明詔有事于籍田而禁蠶之制又下豈不相戾故維復上疏曰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太宗是其言拜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四維儒者爲人躁競寡廉退之風嘗校定五經疏義臨終以未畢爲恨云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也舉九經起家爲將作監丞通判建州遷知泗州轉祕書丞孔維薦覺學行遷禮記博士嘗使交州其酋長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州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使還遷國

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太宗卽令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太宗令有司張杏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加直史館命覺詳校羣經及春秋正義改判國子監遷司門員外郎卒年四十六覺性彊毅而聰敏數上書言時事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甚詳備深爲太宗所喜獎又嘗效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竹穎者謂矢也

崔頤正開封雍邱人也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頤正爲高密尉孔維薦其名以爲國子直講判監李至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尚多訛謬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博貫九經請令刊正太宗從之咸平初真宗召頤正曰赴御書院說尚書至十卷以老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東都事各

卷一百十三

三二

掃葉山房

偓佺自連江尉李至奏爲直講太宗嘗問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果何如偓佺曰昔秦時程邈纂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下用爲權音兩點下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太宗然之其後真宗幸國子監召偓佺說尚書真宗甚善之卒年七十九嘗纂帝王手鑑十卷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也蓋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謙謙生鮒以弟子襄爲嗣值秦難藏其家書於屋壁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生損襲爵徙封褒亭侯損卒子確嗣確卒子元嗣無子以弟之子羨襲爵魏時封宗聖侯羨生震晉時徙封奉聖亭侯震生嶷嶷生撫撫生穀穀生鮮宋時襲封奉聖侯

鮮生乘後魏封爲崇聖大夫乘生靈珍靈珍襲爵改封崇聖侯靈  
珍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追封孔子爲鄒國公  
以渠襲封渠生長孫隋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聖  
侯嗣哲生德倫唐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侯崇基生璣之明皇  
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璣之襲文宣公璣之生萱襲  
封萱生齊卿齊卿生惟防惟防生榮自璣之至榮五世並襲封文  
宣公榮生振振生昭儉自榮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祀享昭  
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後唐時襲文宣公至周時爲曲阜令宜仁  
玉子也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簿襲封文宣公  
未幾逼判密州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涉巨馬河溺死年四十六  
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爲曲阜簿改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詔轉運  
使兗州長吏待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真宗東封泰山

東都事考

卷一百十三

四

掃葉山房

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孔林觀其墓加諡孔子爲至  
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元官  
氏鄆國夫人擢聖佑爲奉禮郎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  
佑卒以宗愿襲封知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仁宗封孔  
子後爲衍聖公哲宗時改爲奉聖公徽宗時復以爲衍聖公云  
臣稱曰司馬遷敘孔子世家止十餘世孔宜聖人之後也得其譜  
系參以舊史述歷代紹襲褒崇之典詳且備焉斯所謂能世其家  
者哉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也師事陳搏而傳其易學少豪放舉進士調  
海州理掾修恃才嘗忤監郡者由是摺撫其罪坐削籍隸池州遇  
赦叙穎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初丁謂與修有布衣  
舊修每輕之謂旣顯官而修尚未仕相遇于漢上一揖而去謂衛

之真宗嘗問侍臣穆修有文公卿何以不薦對曰修行不逮文乃已修老而益貧家有唐韋柳集鏤板鬻於京師有儒生數輩輒取閱修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帙爲贈自是經年無售者明道初修卒年五十四識者哀憐之方是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修首爲之倡其後尹源與其弟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也偶儻不羣師事穆修舉進士爲孟州司戶參軍共城令時邵雍築室蘇門山百丈源之上布衣疏食之才聞雍苦志好學自造其廬問雍曰子何所學雍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於是雍傳其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三

五

栢葉山房

學之才後爲殿中丞僉書澤州判官以卒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歷法亦爲名士易學唯雍得之初華山陳搏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云堅廬江人也

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堯卿警悟強訶以學行知名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江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慶歷開范仲淹舉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而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以孝養志如母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

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  
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堯卿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  
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  
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  
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  
曰聖人之意豈二致邪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  
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言性未至於  
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  
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二

六

瑞葉山房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  
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堯卿  
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有文集二十卷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代淵字仲顏永康人也舉進士為清水簿不赴退居青城山以著  
書為樂積遷太常丞致仕田況自蜀還朝復以淵所著周易旨要  
二十卷上之朝廷優轉祠部員外郎然終不樂仕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也瑗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  
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自景祐  
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  
拜校書郎嘗為湖州學官慶歷四年建太學于京師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為則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  
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

遷大理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本  
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曰  
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  
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  
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其聲比  
以黃鍾爲率焉  
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  
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  
年六十七瑗所議樂多變  
其律經三分四釐六毫四  
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  
功罪以攻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魯  
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復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  
迪將以弟之子妻之復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  
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

東都事略

卷一百一十二

七

掃葉山房

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道輔爲人剛直嚴重聞復之風  
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范仲淹富  
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徐州人孔  
直溫以狂謀捕治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虔州商稅徙監泗水  
稅又徙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  
上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以爲直講居  
三歲而卒年六十六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其書十有  
五篇藏於祕閣云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世爲農家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  
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  
滿爲鎮南軍掌書記嘉州軍事推官以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  
耕徂徠之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

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呂  
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旻殊爲相賈昌朝參知  
政事用杜衍爲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樞密副使王素歐陽修  
余靖蔡襄同時爲諫官所以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  
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歷三  
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書開闈闈躬攬英才手鋤  
姦孽大聲颯颯風颯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踣躅怪妖藏  
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威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  
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悼重微密君相予久予嘉乃續君  
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  
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  
臣危言截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子讒說賊叛于夏

東都事畧

卷一百十三

八

掃葉出房

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于士卒予聞辛酸汝  
不告予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  
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僅  
竭契丹忘義檣杙饗致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  
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膚裂觀  
弼之心煉金鍛鐵籠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  
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賴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  
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履不越遂長驅府  
兵政毋蹙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橚豈視居楔其人渾璞不  
施削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  
讞讞言論礪柯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文臣亟遭早  
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舍忠履潔

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匣裏雖小官各聞予徹亦嘗讞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尚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退汝言汝無鉗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惟難惟斷乃克明則不惑斷則不忒旣明且斷惟帝之德羣下踧踖重足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極諸侯危栗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釜遺策交相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介曰子禍始於此

東都事畧

卷百十三

九

常葉山房

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太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介始直講歲餘用杜衍薦拜太子中允又用韓琦薦乃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介旣卒夏竦欲以奇禍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仁宗察其誣得不發介所著文章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行于世

